

◎心灵驿站



夏花绽放

清晨被一阵花香惊醒，起初是淡淡的香味，仿佛是在梦中一般。接下来，香味从远到近，那花香让我从梦中醒来，再一看，母亲将一小瓶栀子花放在了我的床头。见我睁开了眼睛，母亲笑着说：“这花真香，老远都能闻到它的香味，买了一些回来，摆在家里，四处飘香。”

可不是嘛，家里四处飘着淡淡的香味，这是夏天的味道，也只有在夏天，这花才开得如此张扬。一旦入了秋，便很少能见到它的踪影。喜欢它，似乎是什么理由的。儿时，母亲喜欢将它扎在我的头上。那时的孩子似乎都是这样扎头发的，黑黑长长的头发，配上这白色的花，格外好看。

当时记得家里也种有这样的树，一到夏天，那树枝上开满了花，我和妹妹站在树下想摘花。有时枝头太高，我们便会回房间搬张小椅子，花摘下来后，我帮她戴在头上，她帮我戴在头上。两个人还很臭美地站在镜子前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现在想想那情形，都觉得很好笑。只是时光如流水，这样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。

回忆总是那般的美好，此时再想回去，或许只能是在梦中了。看着床头的这株花，我不禁在想，这世间的一切，还真是如此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当年那个和妹妹一起在树下摘花的我，此时已是一个十岁女孩的母亲，而妹妹呢，也同我一样为人母。

此时的我们，不会再将花戴在头上，不会再像儿时那样，站在镜子前争着臭美了。只是这花却年年开得相似，那香味，那模样，都与儿时是一样的。于是我便会傻傻地想，此时所开的花，与儿时所开的花，是同一个花的灵魂吗？还是说，此花与彼花的前生与后世，都是互不关联的呢？

想多了，就觉得自己有些痴，花早已不再是当年的花，而我们呢，又何尝是当年的我们呢？此时的我，已人到中年，尘世间的一些事情，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。不能说已经看透世事，但却也懂得有些人有些事，逝去了就不会再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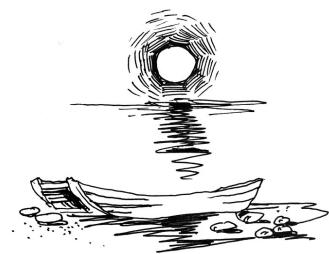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买回来的这株栀子花

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，有欢喜也有无奈，这所有的往事，如同一颗颗美丽的珍珠，而我以记忆之线，将它们串起，永远地尘封在心底里的某一个角落。那天母亲也与我聊起许多当年的事情，聊着聊着，便感叹时光的流逝。是啊，时光如流水，一年一年花儿总是如期在开放，然而太多的人与事，却随之流走。

这个夏季，这个有着栀子花的夏季，这花香飘散的夏季，这个有着与母亲相伴的夏季，我将倍加珍惜。

文/朱凌

◎往日情怀



追忆母亲

岁月拨弦，过往都在耳畔。隐匿着我五十多年母爱的记忆。

母亲退休后身体一向硬朗健康，她辛苦地操持着家务而无任何怨言。那时，我们兄妹仨均已各自成家都有一份公职，平日里忙于工作，只是到了礼拜天才到母亲家一聚。每每看到脸色红润的母亲，便以为她身体健康。孰料病魔早已乘虚而入潜伏深藏。直至有一日大妹陪母亲去医院检查，母亲被诊断患上了恶性肿瘤。顿时惊得我们目瞪口呆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四处求医问药，但母亲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。日渐羸弱的身躯更是瘦得不成样了。在母亲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，我尽可能抽出时间多回家来陪伴母亲。多么希望奇迹能在母亲身上出现，可母亲终究没能创出奇迹。在苦苦熬了四年多，母亲溘然长逝。还是撇下了她所挚爱的儿女们，离开了这个美丽精彩且深深依恋着的世界，任凭我们哭喊也无济于事。我虽然也早有心理准备，可真的到了那天我还是无法承受。“逝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？”这种痛苦的经历，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。

生命是个过程。明白人主张“潇洒走一回”，可驾鹤而去的母亲哪里有什么潇洒，只是苦苦地走了一回。那日送走母亲后，一家人心绪难平。追忆母亲的一笑一颦、一言一行，大家始觉是多么的珍贵难得。然而一切都永不再返地去了，唯有我们满面的泪水和哽咽地泣声。想着母亲平日对我们的慈爱，想着母亲含辛茹苦地操劳了一辈子，心里就十分难过。

我太多的记忆，都与母亲有关。在母亲生前兴奋地谈起我出

生那一天的情景，脸上洋溢着看到我时幸福的笑容；在母亲生活困苦时热情坚定的信念里；在母亲披星戴月的劳作里……每每陷入这样的画面，我感觉在母亲的身上集合了天底下所有母亲的吃苦耐劳、贤惠忘我。在母亲的身上，有我永远读不尽的母爱。

母亲是我不识字的导师。如果回忆起来，我的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，是她首先教会我明辨是非善恶。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，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，为此，她竭力要把儿女培育成有知识的人。在对待儿女的教育上，她远见而开朗。她教育我们要学好，要靠自己做人，做好人，自立自强。母亲有很多“规矩”，现在看来都是一条条处世的哲学，为人的道理。比如：“吃饭不许掉饭粒”“不可讥笑衣服破旧的人”“爱劳动才会有出息”等。

母亲一生节俭，称浪费为“造孽”，对我们的大手大脚简直是深恶痛绝。在那个生活资料极其贫乏的五六十年代，她凭着勤劳和智慧操持着整个家，用心力营造家的温馨和欢乐。为把我们兄妹拉扯大，她含辛茹苦，总把好吃的留给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子女。平日，我们总给母亲一些钱，可她总是不声不响地积攒起来，为她的孙辈们买这买那。母亲爱美，尽管穿着朴素，但总是合体干净，而且也这样要求家里每一个人。我知道，母亲希望自己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美丽的，我们留给别人的印象也是美丽的。

母亲贤淑、和气，与邻里和睦相处，与人为善。自我懂事起，很少见到母亲与人红过脸，吵过嘴。母亲爱憎分明，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。那天，左邻右舍自发集合来为母亲送行，从他们的哀伤的眼神中看到了母亲的人缘。几十年来，声名显赫的逝者葬礼，我见得多，而母亲作为丝厂普通平凡的缫丝女工，在人世的最后一程，走得毫不逊色。

办理丧事时，为我母亲寻找遗像成为一道难题。看似母亲有很多照片，但却没有一张称心的。大都是年轻时照片或合影偏多，最后找了一张相对满意的镶嵌在墓碑上，大家看过后都说神情兼备。此后的无数个夜晚，母亲总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一晃母亲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。思念的日子里，那些无根的记忆总会在泪珠中逐渐显现，许久不忍隐去……母亲活到70岁，我始终没有很好地孝敬她。没有给她买过一件礼物，没有祝福过一次她生日快乐，甚至没有一次温暖而简单的问候。每念至此，我都如万箭穿心。待我明白欠她老人家的情太多太多，却又无法弥补，因此愧疚常常揪着我的心。

文/林丛中

◎一缕炊烟



村里人家

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像一根插在老屋顶上的狗尾巴草，风一吹便摇摆着飘向远方。

那一缕炊烟让人心头欢喜，我们的亲人还在，老屋还活着，村子也活着。那些破旧的院落，坍塌的烟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，冒烟的烟囱显得格外的神气，它通向一望无际的天空。每吐一缕炊烟，日子就又过去了一截。一缕缕炊烟让每一个村里人家的日子红红火火的，炉膛里火红的炉火，灶台上的一锅热饭，还有一席暖炕能卸去农人一身的疲惫。

有炊烟升起的地方，就有人烟、有屋子、有村落，日子仿佛就是烟囱上日日升起的袅袅炊烟。

一只猫在它的村庄穿行。白天躺在院子里或窗台上晒暖阳，晚上就跑出去。那么多的空房子，荒草地，庄稼也不像从前那样多，老鼠都去哪里了，也许爷爷家的粮房里还藏着几只老鼠。奶奶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吃食和粮食堆在土炕上，粮仓里还有二十年前屯的陈粮。他们是挨过饿的那代人，有粮食才有安全感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八十多岁的他们屯了够吃一年的白面和大米，害怕封路，封村子，没粮食吃。

那只猫从邻居家跑来便常住下了，爷爷奶奶待它像家人一样。给猫留着一只碗、一些饭、一碟水。人老了是孤独的，有一只猫陪着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围绕在身边。猫躺在身边“喵喵”的叫或呼噜呼噜地打着盹儿，好几次我从监控上看见奶奶躺着的时候猫就躺在她身边。人老了越来越不喜欢出远门，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大得容不下他们，他们也接纳不了热闹繁华的地方。

“自在，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自在”他们常常这样说。

院子很大，属于他们的地盘很广，脚下踩的土地都是小时候和年轻时走过的。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山头和土路，每一步都是踩着从前的时光走过来的，即便有一些坑坑洼洼却也不害怕。抹鼻涕、吐痰、憋不住尿的时候，他们可以随便找个角落。没有人会指指点点，也没有人嘲笑和嫌

弃，土地能接纳他们的老去和难堪。

在村里生活的老人，喜欢坐在墙角下晒太阳。让阳光晒一晒佝偻的脊背，晒一晒不太灵活的双腿。眯着眼睛朝着远方望去，树绿了，花开了，就连土地也在春天的暖阳下松软起来。太阳升起落下，老人看着朝起夕落的太阳就看见了活着的意义。

那些野草疯了似的将曾经的一些小路全部覆盖，老人的脚步已经踩不死它们了。即使枯萎了，那些野草也让人畏惧，生怕一个趔趄摔倒了爬不起来，奶奶的那只胳膊就是被野草滑倒后落下了病根。村里的人少了，脚步少了，吃草的牲畜少了，砍草喂羊，挖野菜的孩子长大进城了，草就一坡一洼地茂盛起来，长到屋外，还想长进院里。有人居住的院子荒草不敢进院里，就是屋外也不会太猖狂的靠近屋子。无人居住的院落，荒草占地为王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看起来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

在格子楼里住久的城里人不喜欢村里烧火打炭，种菜、抛土，开门就是泥土和烈日下的生活，有钱也不方便花。就像在村里住久的老人不喜欢住楼房一样，没有邻居、没有炊烟、没有暖炕、把厕所也安进了家。束缚在一个又一个的空间里，出门就是硬邦邦的水泥路，车水马龙的街头，野花野草长不到家门口。

清明节那天，爷爷奶奶站在屋后的山坡上，朝着村西头望去。听传来的一阵阵锣鼓声，村子里的又一个老人去世了。他们叹息到“走了，彻底走了”，那天是老人出殡的日子，他们随了份子钱，没去参加葬礼。挨着数一遍他们那辈人还剩几个活着的，活着在这个年纪变成了一件幸运的事。

我们每一次结伴回去，他们听到车鸣声总要迎出来，再目送着我们离开。短暂的热闹过后是漫长的冷清，儿孙再多却不及一只猫的陪伴。

留守村子的人对土地爱得深沉，爱得执着。父母年轻时也曾在村里的田间地头劳作，虽然赶不上城里人的新潮。却也踏踏实实地过着村里人的日子，没让我们挨饿受冻，靠着勤劳的双手养猪、喂鸡、种田，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充实。

我庆幸我们的童年在村里度过。那段在土地上撒欢的童年滋养着我们，我们在村里的一条条小路上飞奔，采野花、玩水、挖土、滑冰，小小的人儿在四季的风中跑着，在土堆里滚着便长大了。一株冒尖的小草，一朵绽放的马兰花，一只北归的小燕子，一颗从土地里挖出来的红薯，一股甘甜的清泉，我们敬畏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所有美好的事物。

文/塞岛